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被害與損害的

(八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李野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被害與辱侮的

(一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李震野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第七章

道路在我覺得似乎是無窮的。最後我們到了，我底心往下一沉，我走進到我底老朋友們那里去了。我不知道我底告別將要成爲什麼樣子，但是我知道無論費怎樣犧牲，要不得到寬恕和和解，我一定不離開他們底屋。

現在三點過了。我底老朋友們像平常一樣，單獨的坐着。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病而且弱，蒼白而且困乏的躺着，半偃臥在他底舒服的安樂椅上，頭用手巾捆起來。安那安得列耶夫坐在他旁邊，時時用醋濕他底前額，而且不斷帶一種探尋和憐惜的表情窺探他底臉，這似乎使老人發煩，而且甚至發惱。他是固執地沉默着，而且她不敢首先說話。我們底突然來到，使他們都吃驚。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爲了或種原因，見到我和涅麗一陣，即刻就驚駭起來了，而且一上來的時候看着我們，彷彿

她突然覺得犯罪了一樣。

『你們看，我把我底 涅麗給你們帶來了，』我說，向裏面走。『她決了心，而且她現在自願到你們這裏來了。接受她，而且愛她罷……』

老人猜疑地看着我，而且光從他底眼睛就可以推知，他知道了一切，就是他知道納特沙現在是孤獨的，被拋了，被棄了，而且現在或者被侮辱了。他很急於要知道我們到來底意義，而且他探詢地看着我們兩個。涅麗抖索着，而且緊緊把我底手握在她底手裏，她老把她底眼睛向着地，僅只不時地在周圍偷瞥害怕的眼色，像一個入網羅的小野獸一樣。但是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不久就恢復原狀，而且明白了情形了。她確乎是攫捕住了涅麗，親她，撫摸她，甚至對她哭，於是溫存地使她在她旁邊坐下，把孩子底手拿在她底手裏。涅麗帶着好奇和一種驚異斜視她。但是撫愛了涅麗，而且使她在她旁邊坐下之後，這老婦人不知道其次要怎麼辦了，而且開始帶着天真的期望看着我。老人皺了眉毛，幾乎猜疑我爲什麼帶涅麗來了。看見我注意到他底煩躁的表情和皺着的眉頭，他把手放在頭上而且說：

『我頭疼，凡尼亞。』

這些時間中我們全坐着沒有說話。我在考慮怎樣開始。屋裏是黃昏時光了，一陣黑的暴風雨的雲彩遮掩着天空，而且遠處又傳來隆隆的雷聲。

『今年春天我們得雷早，』老人說。『但是我記得在三十七年比這還早就有雷雨了。』

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嘆氣。

『我們要暖炕嗎？』她怯怯地問，但是沒有人回答，於是她又轉向涅麗去了。

『你叫什麼名字，可愛的？』她問。

涅麗以微弱的聲音說出她底名字，頭比以前更為低垂了。老人專心地看着她。

『和伊里納一樣的，不是嗎？』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更為有些繼續說。

『是的，』涅麗回答。

於是又沉默一會。

『勃拉司科夫亞安得列耶夫那 (Praskovya Andreyevna) 底姊妹有一個姪女名字叫伊

里納；人也時常叫她涅麗，我記得，『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說。

『你沒有親戚，可愛的，沒有爸爸，也沒有媽媽嗎？』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又問。

『沒有，』涅麗以膽怯的低語急說出來。

『我聽說這樣，我聽說這樣。你媽媽死了很久了嗎？』

『不，不久。』

『可憐的可愛的人，可憐的小孤女，』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繼續說，憐憫地看着她。

老人不耐地用手指擗打着桌子。

『你媽媽是一個外國人，不是嗎？你這樣告訴我的，你沒有嗎？』伊凡彼得羅維奇？老婦人怯怯

地堅持說。

涅麗用她底黑眼睛偷偷看我一眼，彷彿求我幫助她一樣。她在用艱難的，不規律的喘息呼吸着。

『她媽媽是一個英國男子和俄國女子底女兒；所以她多半是俄國人，』安那安得列耶夫那。

「麗是在國外生的。」

「怎麼，她媽媽結婚的時候，到國外去過生活了嗎？」

涅麗突然臉通紅。我底老朋友即刻猜出她是大錯特錯了，而且在她丈夫大怒的警視之下抖索。他嚴厲地看着她，而且轉向窗子去了。

「她媽媽被一個下流的壞人騙了，」他突然說出來，對着安娜和安得列耶夫那。「她爲他底緣故離開她爸爸，而且將他爸爸底錢交給她底愛人管理着；他是用詭計把錢從她弄去的，把她帶到國外，搶了她，於是把她拋棄了。一位好朋友仍然對她忠實，而且一直到他死的時候都幫助她。他死了的時候，她在兩年前回到俄國，回到她爸爸那里。這不是你告訴我們的嗎，凡尼亞？」他突然問我。

涅麗很激動地站起來，而且要向門那里走動。

「這里來，涅麗，」老人說，最後向她伸出手來。「坐在這里，坐在我旁邊，這里，坐下罷。」

他彎下身子，親吻她，而且開始溫存地摸着她底頭。涅麗全身抖索，但是她約束着她自己。安娜和安得列耶夫那懷着情緒與歡樂的希望，看見她底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怎樣終於愛起這孤女來了。

『我知道，涅麗，一個壞人，一個放蕩的壞人毀了你媽媽，但是我也知道，你媽媽愛而且敬她底爸爸，』老人仍然摸着涅麗底頭，有些興奮地說出來，制止不住要向我們拋棄這挑戰了。

微微的紅潮布滿了他蒼白的面頰，但是他極力不看我們。

『媽媽愛外祖父甚過他愛她，』涅麗膽怯但卻堅決地斷言道。她也極力避免看一切人。

『你怎麼知道呢？』老人嚴厲地問道，和一個孩子一般率性，雖然他似乎對於他底急躁害羞。

『我知道，』涅麗急跳地回答。『他不收容媽媽，而且把她趕走了……』

我看見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就要說什麼話，要有類如這樣的回答：『爸爸有好理由不收容她；但是他看看我們，於是沉默了。』

『噫，你外祖父不收容你們的時候，你們在那里住呢？』安那安得列耶夫那間，她顯出要對這題目繼續談話的突然的堅持和欲望來了。

『我們到了的時候，找了外祖父好久，』涅麗回答，『但是怎樣也找他不到。媽媽那時候告訴
我，外祖父有一時很有錢，而且要建一個工廠，但是現在他非常窮了，因為媽媽和他一同走的那個

人，從她把外祖父所有的錢都弄去了，而且不還了。這是她自己告訴我的。」

「哼」老人反應。

「她也告訴我，」涅麗繼續說，越來越起勁了，而且似乎急於要回答尼古來塞爾該伊奇，雖然她向着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話，「她告訴我外祖父很氣她，說她對他行爲很錯誤；而且她說她除了外祖父，她全世上就沒有一個人了。她告訴我這話的時候，她哭了……「他決不會寬恕我，」我們初到時她說，「但是或者他會見到你而且愛你，並且爲你底緣故寬恕我。」媽媽很愛我，她說這話的時候總是親吻我，她很害怕到外祖父那里去。她教我爲外祖父祈禱，她也常常自己祈禱，她對於舊時怎樣和外祖父同住，外祖父怎樣愛她甚過一切，告訴了我許多。她時常晚間對他讀書，而且對他彈琴，外祖父總是親吻她，而且給她許多禮物。他時常給她各種的東西；所以有一天在媽媽命名日的時候，他們吵起嘴來了，因爲外祖父以爲媽媽不知道他要給她什麼禮物，但是媽媽卻老早就打聽出來了。媽媽要耳環，但是外祖父要哄她，告訴她禮物不是耳環，卻是鐲；當他給她耳環的時候，他看出媽媽已經知道是耳環不是鐲了，他生氣媽媽已經打聽出來，半天不和她說話，但是以後

他自動地去親吻她，而且求她原諒。」

涅麗被她底故事引出常軌了，而且在她蒼白的，病色的小面頰上有一陣紅潮。顯然不僅一次，媽媽在她們地下室底角落裏，向她底小涅麗談她過去的幸福時日，擁抱而且親吻小女孩，她是她生活中所還存留的一切，而且對她啜泣，決沒有料想到在這脆弱孩子底變態銳感而且早熟發展的感情上，這些故事有着何等有力的影響。

但是涅麗似乎突然約束她自己了。她不信任地周圍看望，而且又沉默起來了。老人皺眉毛，又用指頭搖打桌子。一顆眼淚在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底眼睛裏閃耀，她默默地用她底手帕拭去了。

「媽媽到這里來病很重，」涅麗低聲繼續說。「她底胸部很不好。我們找了外祖父好久，找不到；我們在地下室裏租了一個角落。」

「一個角落，一個病人！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。」

「是的……一個角落……」涅麗回答。「媽媽窮。媽媽告訴我，」她帶着增長的熱誠加上說，「窮不是罪過，有錢而侮辱人卻是罪過，而且告訴我上帝在懲罰她。」

「你們是住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嗎？在布白諾夫夫人家，不是嗎？」老人問，轉向我，極力要將一種不開心的音調放進他底問題裏去。他說話彷彿覺得默然坐着是蠢笨的一樣。

「不，不在那里。上來是在密斯錢司基（Myeschansky）街，」涅麗回答。「那里是非常黑暗而且陰濕，」她停一下加上說，「媽媽在那里病得很重，不過那時候她還到處走動。我時常爲她洗衣服，她時常哭。那里也常住着一個老太太，是一個船長底寡婦；還有一個退職的書記，他時常喝醉回來，而且每夜吵鬧。我非常怕他。媽媽時常把我弄到她床上，緊抱着我，而且她自己也全身發抖，在他常常叫罵的時候。有一次他要打船長底寡婦，她是很年老的太太，而且拄着手杖走路。媽媽爲她傷心，而且幫忙她；那個人也打了媽媽，我打了他……」

涅麗停住了。記憶激動她；她底眼睛發着光。

「好天爺！」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，完全吸注在故事上了，而且眼睛老是釘在涅麗身上，她也多半向着她說話。

「於是媽媽就從那里走開了，」涅麗繼續說，「而且帶着我。這是在白天。我們在街上走來走

去，一直到天完全黃昏了，媽媽這些時候總是隨走隨哭，而且握着我底手。我很疲倦。那一天我們都沒有東西吃。媽媽不斷向她自己和我說：「窮罷，淒麗，我死的時候，莫要聽任何人，任何事。莫要到任何人那里去，孤單而且貧窮罷，工作罷，假如你得不到工作，就乞討罷，莫要到他那里去。」我們穿過一條大街的時候，天黃昏了；突然媽媽叫，「阿榮加！阿榮加！」於是一條大狗，毛全脫落了，跑到媽媽跟前，哀叫着而且向她跳起來。媽媽害怕了，她變蒼白了，大叫起來，而且在一個高高的老人面前跪下了，他拄着手杖走路，看着地下。這高高的老人是外祖父，他是那樣瘦，而且穿着那樣可憐的衣服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外祖父。外祖父也很吃驚，變得很蒼白，他看見媽媽跪在他面前，而且抱着他底腳的時候，他自己就拔身去了，推出媽媽，用手杖敲着馬路，迅速地離開我們走了。阿榮加還沒有走，還在哀叫着而且舐着媽媽，於是就跑去追外祖父，咬住他底衣尾，極力要把他拉回來。外祖父用手杖打他。阿榮加要跑回到我們這里來，但是外祖父叫他；他在外祖父後面跑，而且不斷哀叫着。媽媽躺着彷彿她死了一樣；圍了許多人，警察來了。我不斷大呼，而且要使媽媽起來。她起來了，向四面看，於是跟着我。我領她回家。人們看了我們好久，而且不斷搖着頭。」

涅麗停止了來吸氣，而且作新的努力。她很蒼白，但是在她眼睛裏有一種堅決底閃光。顯然她終於決心告訴我們一切了。在這瞬間在她有種挑戰的東西。

『喔，』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用不穩定的聲音，帶着一種極受刺激的嚴厲說。『喔，你媽媽損害了她爸爸，她有理由拒絕她。』

『媽媽也告訴我這個了，』涅麗嚴厲地反駁道；『而且她走着回家的時候，她不斷說，『這是你底外祖父，涅麗，我對他犯罪了；他詛咒了我，這是上帝懲罰我的緣故。』那一晚和第二天她都老是說這話。而且她說話彷彿她就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一樣……』

老人沉默着。

『那你們搬到另外一個住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』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，仍然靜靜地哭着。

『那夜裏媽媽病了，船長底寡婦替她在布白諾夫家找了一個住處，兩天後我們搬了，船長底寡婦和我們一陣；我們搬了之後，媽媽完全病了，而且睡了三個星期床，我照拂她。我們所有的錢都用去了，我們受船長底寡婦和伊凡亞歷山得里奇（Ivan Alexandritch）底幫助。』

『棺材匠，他們底房東，』我解釋。

『媽媽起來而且開始走動的時候，她就將關於阿榮加的事全告訴我了。』

涅麗停止了。老人似乎安心了，將談話轉到狗身上。

『關於阿榮加她告訴你什麼了呢？』他問，在椅子上更彎下身子去，以便向下看，而且更完全地藏起他底臉。

『她不斷向我談外祖父，』涅麗回答；『她病的時候不斷談他，她一好些的時候，她總告訴我她以前怎樣生活……於是她就告訴我阿榮加，因為有幾個粗暴的孩子，有一次要在城外的江裏把阿榮加淹死，媽媽給了他們點錢，買了阿榮加。外祖父看見阿榮加的時候，他只一笑。只是阿榮加跑了呵。媽媽哭了；外祖父害怕起來，而且允着誰要把阿榮加弄回來，給誰一百盧布。兩天以後，阿榮加弄回來了。外祖父爲他給了一百盧布，而且從那時起他就愛起阿榮加來了。媽媽是這樣愛他，她時常甚至帶他上床。媽媽告訴我，阿榮加時常和些演員們在街上演戲，而且知道怎樣扮演他底那一角，時常有一個猴騎在他背上，他知道怎樣用鎗，和許多其他的事情。媽媽離開他的時候，外祖父

自己留着阿榮加，而且時常和他一同出來，所以媽媽在街上一見到阿榮加，她即刻就猜出外祖父是在跟前的。」

老人對於阿榮加顯然是沒有料到這個的，而且越來越顯得不高興。他不再發問了。

「那末你就沒有再見到你底外祖父了？」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。

「見了，媽媽開始好些的時候，我又見到外祖父了。我是到舖子裏去弄點麵包。突然我見到一個人帶着阿榮加；我切近些看一看，見到是外祖父。我走到一旁，而且緊擠到牆上。外祖父看着我；他那樣苛刻地看着我，而且是那樣可怕，我非常害怕他，並且從旁走過去了。阿榮加記得我，開始在我周圍跳，而且舐我底手。我急忙回家，向後看，外祖父走進舖子去了。於是我想，「他一定是打聽，」我比以前更害怕，我回家的時候沒有向媽媽說，因為怕她又要病了。第二天我沒有到舖子裏去；我說我頭疼；第三天我去的時候，沒有遇見一個人；我極爲害怕，所以我跑得快。但是下一天我去了，而且我剛還沒有抹過角，那時外祖父和阿榮加站在我面前了。我跑，而且轉到另外一條街，從別的一條路到舖子裏去；但是突然我又遇見他了，而且是這樣害怕，我十分穩定地站着，並且不能動了。外祖

父站在我前面，看了我好久，以後摸我底頭，用手拉着我，領我走，阿榮加跟在後面，搖着他底尾巴。於是我見到外祖父不能適當地走路了，卻老是斜依着他底手杖，而且他底手這時全抖索着。他把我帶到街角的一個攤子上去，那里賣薑餅和蘋果。外祖父買了一隻薑餅雄雞，一條魚，一塊糖，和一個蘋果；他從他底皮錢袋裏拿錢出來的時候，他底手可怕地抖索，而且他掉了一便士，我拾起來了。他把那便士給了我，並且給我薑餅，又摸我底頭；但是他仍然沒有說什麼，卻走開了。

「於是我到媽媽那里去，將關於外祖父的事全盤告訴她了，以及一上來我怎樣害怕他，而且躲着他。一上來媽媽不相信我，但是以後她是這樣歡喜，她終晚問我問題，親吻我，而且哭；當我全盤告訴了她的時候，她告訴我以後莫要怕他，告訴我既然外祖父故意走到我跟前，他一定愛我。她告訴我對外祖父好，而且向他談話。第二天早晨她叫我出去了幾次，雖然我告訴她過，外祖父除了晚上是決不出來的。她老遠地跟在我後面，在一個拐角後面藏着。第二天她同樣作，但是外祖父沒有來；這幾天天下雨，和我一同下來到大門，媽媽就着了涼，又不得不到床上去了。

「外祖父一星期後來了，又給我帶來一條薑餅魚和一個蘋果，而且這一次也沒有說什麼。他

走開的時候，我靜靜地跟着他，因為我預先決了心，要調查出外祖父在那里住，而且告訴媽媽。我在街底另一面，在後頭走了很遠，所以外祖父沒有見到我。他住得很遠，不是以後他在那里住，而且在那里死的地方，卻是在戈羅和弗（Gorohovoy）街另外一座大屋裏，在第四層樓上。我全打聽出來了，我到家的時候，天晚了。媽媽駭得可怕，因為她不知道我在那里。我告訴她的時候，她又歡喜了，而且要第二天去看外祖父。第二天她開始考慮而且害怕了，她一連害怕了三整天，所以他簡直就沒有去。於是她叫我而且說，「聽着，涅麗，我現在病了，不能去，不過我寫了一封信給你外祖父；到他那里去，把信給他。而且看着，涅麗，他怎樣讀牠，他說什麼，而且他要作什麼；你跪下，親吻他，而且求他寬恕你媽媽。」媽媽可怕地哭着，老是親吻着我，畫着十字，而且祈禱着；她使我和她一同在聖像前跪下，而且雖然她很病了，她還和我一直走到大門，我回頭看的時候，她還在站着看着我……

『我到外祖父那里去，而且開開了門；門上沒有門栓。外祖父坐在桌子跟前吃麵包和白薯；阿榮加站在那里看着他吃，而且搖着他底尾巴。在那住處，窗子也是矮而且黑，那里也只有一桌一椅。而且他孤獨的過活。我進去了，他是那樣驚駭，他臉白了，而且抖索起來。我也驚駭了，而且沒有發一